

Joyce's Aesthetic Concept and Fictional Art

乔伊斯的美学思想和小说艺术

李维屏 著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九五”博士点基金研究项目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乔伊斯的美学思想和艺术
Joyce's Aesthetic Concept and Fictional Art
小说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九五”博士点基金研究项目

李维屏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乔伊斯的美学思想和小说艺术/李维屏著.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九五”博士点基金研究项目

ISBN 7-81046-874-X

I. 乔… II. 李… III. 乔伊斯(1882~1941)-文学研究 IV. I56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9746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65422031 (发行部)

电子邮箱: ljyb@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 <http://www.sflep.com.cn>

责任编辑: 谢 宇

印 刷: 江苏丹阳教育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227 千字

版 次: 2000年8月第1版 200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2 000 册

书 号: ISBN 7-81046-874-X / I · 099

定 价: 21.2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30 岁时的乔伊斯, 摄于的里雅斯特。



30年代初乔伊斯在巴黎。



乔伊斯夫妇与他们的两个孩子在巴黎,摄于1924年。

前 言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 - 1941)是 20 世纪举世公认的文坛巨匠,也是我最钦佩的小说家之一。1980 年,当我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读研究生时,我开始接触他的一些作品。其实,当初我仅仅读了他的几个短篇,只是一知半解而已。后来在课堂上听了两位美国教授的一番讲解,才茅塞顿开,觉得乔伊斯的小说的确不同凡响,给人一种全新的艺术感受。于是我便逐渐喜欢上了他的小说。然而,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乔伊斯的长篇小说竟然如此艰涩与费解,更没想到自己在二十年之后竟然斗胆写了一本关于他的书。乔伊斯曾经说过,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芬尼根的苏醒》是写给那些“患有理想的失眠症的理想的读者”的。我不知本人是否属于他所说的那种读者。不过,我总算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将乔伊斯当作学问来做的人不仅要有勇气,而且还得为之付出极大的代价。

平心而论,我喜欢的外国作家莫可指数,但最使我敬重和青睐的还是乔伊斯。在我看来,他不仅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伟大开拓者,而且也是数百年来世界上最杰出的几位小说家之一。他是一位极其罕见的艺术天才,一位在艺术成就上也许能与爱因斯坦的科学成就相媲美的文学巨匠。1922 年,当他的经典力作《尤利西斯》问世时,乔伊斯曾对一位爱尔兰青年作家说:“我总是描写都柏林,因为我只要将都柏林的本质反映出来,我便反映了世界上所有城市的本质。”窃以为,乔伊斯

F350/02

2 乔伊斯的美学思想和小说艺术

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核心人物,如能充分揭示其美学思想和小说艺术的本质,便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整个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与历史概貌。在欧美各国,乔伊斯批评已有八十年的历史,有关论著可谓层出不穷、浩如烟海。然而,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和文论史观虽有独到之处,但对置身于西方文化传统之外的中国读者来说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嫌。自80年代初以来,我国学者对乔伊斯的小说作了不少介绍和评论,其间不时闪烁着智慧的火花,充分反映了我国学者的真知灼见。近几年,由著名学者萧乾先生与夫人文洁若女士合译以及由金隄教授独译的两个《尤利西斯》中文本的出版不但进一步扩大了乔伊斯在我国读者中的影响,而且也对我国乔伊斯批评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乔伊斯的专著,这似乎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的繁荣景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愿拙著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我国乔学的发展尽一份力量,同时也为纪念乔伊斯诞辰120周年、《尤利西斯》出版80周年以及“布鲁姆日”(Bloomsday)100周年献上一份菲薄的礼物。

在写作过程中,我既注重将乔伊斯的作品置于当时的历史氛围、社会背景和文化思潮中加以考察,又力图揭示其文本的艺术特征与发展轨迹。我设法从乔伊斯的作品、文论和书信中理出一条可供研究的清楚脉络,在此基础上探讨他的美学思想和小说艺术,并展示他从早年仰承文学传统到追求革新而最终走向极端的创作过程及其错综复杂的原因与动机。本书共分十二章。前四章为宏观描述,分别讨论了乔伊斯的创作经历、他与爱尔兰以及他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并阐述了其美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第五章至第十章属于微观剖析,在分析乔伊斯的诗歌与戏剧的艺术特征与美学价值的同

时,着重探讨了其小说的主题、结构、技巧、语言和风格,并揭示了三者之间在艺术上的联系。最后两章则分别对乔伊斯的小说艺术和批评历史作了概述,揭示了其小说的美学原则、艺术价值和社会效果。应当指出,读者是善变的。社会在变,经验在变,价值取向在变,审美意识也在变。昔日西方学者对乔伊斯的态度与评价因人而异,不一而足,有些无疑具有稳定和长远的参考价值,而有些在今天看来则显得既不客观,也不成熟。鉴于乔伊斯的小说深奥艰涩,难以卒读,我力图采用便于中国读者理解的方法来探讨他的美学思想和小说艺术,同时又设法在乔伊斯批评史上历来普遍认同的标准和当代最新的批评理论之间获得某种平衡。乔伊斯曾经声称《尤利西斯》会迫使教授和学者们“争论几个世纪”,而《苏醒》则“将使批评家们至少忙上三百年”。我想自己不过忙了十几年,因此既担心书中写的只是一孔之见,又生怕东鳞西爪、挂一漏万。

《乔伊斯的美学思想和小说艺术》一书于1996年10月经我国专家评审,有幸被列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九五”博士点基金项目。近三年来,我在种种消遣娱乐或急功近利的诱惑面前力戒浮躁,甘于寂寞,专心致志于学问研究。我始终认为,勤于治学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本,所以在写作过程中不敢稍有懈怠。由于本人学养不足,因此更需孜孜不倦、一丝不苟。记得1900年,乔伊斯在一本英国文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易卜生的新戏剧》的评论文章。次年,他在给易卜生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理应写得更好些……相信文章中有不少糊涂之处,我也不再为自己辩解了。”我想,这本书中或许也有“不少糊涂之处”,在此,我也不打算为自己辩解,只是恳请读者多提建议,不吝指教。

我由衷地感谢教育部对我的信任与厚爱,先后批准我的

4 乔伊斯的美学思想和小说艺术

《英美意识流小说》(1993年)、《乔伊斯的美学思想和小说艺术》(1996年)、《英美现代主义文学概观》(1998年)以及《英国小说艺术史》(2000年)四个研究课题,并为我提供了所需的研究经费。本课题完成后,参加评审的专家有王长荣、吴延迪、黄关福、黄勇民和虞建华五位教授(按姓氏笔划排列)。他们在百忙之中认真审阅了书稿,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使我感激不尽。在写作过程中,我经常得到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许多领导同志、科研处的全体同志以及不少同行专家的关心与勉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了热情的支持与帮助。蔡黎玲和高筠女士不辞辛苦,承担了书稿的全部电脑打字工作。谨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我谨以此书献给贤惠体贴、知书达理的妻子杨理达和在复旦附中发奋读书、品学兼优的儿子李明扬,与他们共享多年辛勤耕耘之后的成果所带来的一份喜悦。

李维屏

1999年10月

于上海外国语大学

目 录

第 一 章	生平传略与创作经历	1
第 二 章	乔伊斯与爱尔兰	16
第 三 章	乔伊斯与现代主义	31
第 四 章	乔伊斯的美学思想	53
第 五 章	《室内乐》及其他:有益的尝试	69
第 六 章	《都柏林人》:告别传统	85
第 七 章	《青年艺术家的肖像》:新质的萌生 ..	114
第 八 章	《流亡者》:耐人寻味的间奏曲	147
第 九 章	《尤利西斯》:现代主义文学的丰碑 ..	161
第 十 章	《芬尼根的苏醒》:后现代主义文学的 先声	230
第十一章	乔伊斯的小说艺术	270
第十二章	乔伊斯批评史概述	290
结 语	305
乔伊斯大事年表	310
参考书目	315

第一章

生平传略与创作经历

严格地说，都柏林人都是我的同胞。但我不愿像他们那样歌颂我们的“可爱、肮脏的都柏林”。^①

——乔伊斯

我决不会为我不再信仰的事业去效力，即便它自称是我的家庭、我的祖国或是我的宗教。我将以某一种生活方式和艺术形式来自由地、充分地表达我的思想，并将使用我允许自己使用的唯一武器来保护自己——沉默、流亡和聪明。^②

——斯蒂芬

詹姆斯·乔伊斯于1882年2月2日生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南郊布莱顿广场西区41号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乔伊斯后来似乎对自己的生日十分满意，不仅因为这一天是西方的“圣烛节”(Groundhog Day)，而且还因为其生日的年、月、日恰好都是双数，给人一种匀称与和谐的感觉。为了使自己能更好地拥有这一天，乔伊斯曾千方百计使自己分别在40岁和

57岁生日那天从出版商手中得到了《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苏醒》这两部小说的第一本样书。

乔伊斯出生时家境尚可,全家住在一幢宽敞、舒适的楼房里。他父亲约翰·乔伊斯是个税务员,略懂医术,有一副男高音嗓子,平时爱好杯中之物,且喜欢夸夸其谈。约翰·乔伊斯在政治上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乔伊斯的母亲玛丽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于是,在童年时代,乔伊斯便从父母身上看到了当时在爱尔兰社会中无孔不入的两股势力: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保守的宗教思想。在全家的10个孩子中,乔伊斯与他小两岁的弟弟斯坦尼斯勒斯(Stanislaus)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1888年,乔伊斯作为长子有幸进入条件优越的克郎戈斯·伍德教会寄宿学校读书。开学伊始,僵化的教育制度和冷酷的生活环境使乔伊斯感到孤独不堪,忧愁烦闷。但不久他便适应了环境,并在学习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表现出极强的记忆力,对诗歌和文章往往能过目成诵,这使教会学校的神父们感到无比的惊讶。课余时间,乔伊斯经常参加学校的各项文体活动。他不仅在学生的戏剧表演中扮演过一些角色,而且还在学校举行的跳栏和竞走比赛中得过奖杯。然而,1891年,乔伊斯的父亲被税务局解雇,加之他投资失误及平日挥霍无度,家境日趋贫寒。因经济拮据,他父母不得不多次卖房搬迁,从而使居住条件越来越差。由于家庭无法再替他支付每年25英镑的学费,乔伊斯不得不离开克郎戈斯教会学校。从此,乔伊斯对家境的破落一直耿耿于怀,逐渐变得沉默寡言,并时而表现出愤世嫉俗的态度。

19世纪末恰好是爱尔兰多事之秋。以爱尔兰著名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帕纳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 1846 - 1891)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兴起。乔伊斯对这位反对外

来统治、争取国家独立的民族运动领袖深表敬意,并将他看做理想中的英雄。然而,正当帕纳尔领导的为实现爱尔兰独立所进行的斗争取得显著成效时,他本人却遭到了各方敌对势力的联合攻击。不久,他因受一桩离婚案的纠葛以及身边一个名叫希利的亲信的倒戈而被迫退出政治舞台。爱尔兰也因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民运领袖而变得四分五裂,不久陷入内战的深渊。帕纳尔的倒台及去世使乔伊斯幼小的心灵深受打击。尽管他当时才9岁,但他怀着愤怒的心情写了一首题为《而你,希利》(“Et Tu, Healy”)的诗歌,严厉谴责势利小人的背叛行径。乔伊斯的父亲对儿子的诗作赞不绝口,欣然将它印发给亲朋好友传阅。1893年,乔伊斯进入另一所教会学校读书。由于他智力超人、勤奋好学,因此很快在学校中鹤立鸡群,成为一名出类拔萃的学生。在一次全爱尔兰中学生统考中,乔伊斯名列前茅,并获得了政府颁发的20英镑的奖金。

1898年,年方16的乔伊斯进入都柏林大学攻读语言学课程。他主修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并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位平日沉默寡言、不修边幅、脸无表情的青年学子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博览群书,逐渐成为校园中小有名气的才子。有一次,当一位教授在讲课时提及中世纪的一部戏剧并询问大家是否读过时,在场的学生无人应答。这时他转向乔伊斯并问道:“乔伊斯先生,你读过这部剧本吗?”乔伊斯漫不经心地答道:“读过。”在显示了自己渊博的学识之后,他从此不再去听这位教授讲课了。^③不久,以爱尔兰著名诗人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 - 1939)为代表的文化知识界人士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叶芝与诗友们共同创立了唯美主义的文学社团“诗人俱乐部”和“爱尔兰文学会”,并创办了都柏林“阿比剧院”,为振兴爱尔兰

民族文化提供了艺术阵地。在乔伊斯看来,这场文艺复兴运动既有传播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一面,又有美化贵族政治与封建制度的一面。尽管乔伊斯对叶芝怀有敬意,对他的诗歌创作理论抱有同感,但他认为这场文艺复兴运动不仅存在着脱离现实的倾向,而且还反映了一种狭隘与自负的民族心理。然而,当都柏林大学的一部分天主教徒对叶芝的话剧《凯瑟琳伯爵夫人》(*Countess Cathleen*, 1899)首次公开上演表示抗议时,乔伊斯断然拒绝在抗议书上签名。他似乎感到这种可怕的攻击行为已经毁掉了不少爱尔兰的救星,因此,他不愿看到帕纳尔的悲剧在叶芝身上重演。乔伊斯对落后的爱尔兰文化毫无兴趣,同时对所谓的“新爱尔兰”运动也不以为然。在他看来,爱尔兰人不应坚持固步自封的文化观念,而应按照欧洲大都市的现代艺术标准来发展自己的文化事业,并尽快与欧洲大陆文化接轨。乔伊斯的态度不时遭到一些师生的指责,使他在校园内备受冷遇。孤独与愁闷使他对社会、宗教和家庭的反叛心理日趋强烈。

在大学期间,乔伊斯不仅形成了一种与市侩文化格格不入的性格,而且也显露出卓越的写作才华。1900年4月,他在一本颇有影响的文学杂志《双周评论》(*Fortnightly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对挪威剧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1906)的新剧《当我们死者醒来时》(*When We Dead Awaken*, 1900)的评论文章。乔伊斯的独特见解和精辟论点使周围的师生大吃一惊,不得不对这个平日不苟言笑、性格孤僻的青年人刮目相看。在这篇题为“易卜生的新戏剧”(“Ibsen's New Drama”)的文章中,乔伊斯明确指出:“易卜生本人的沉默极大地提高了他对两代人的影响力。他很少与自己的对手论战,看来论战的强烈风暴难得冲击他那美妙的平静。

那些彼此矛盾的声音丝毫没有影响他的作品。”^④当大多数爱尔兰青年作家在模仿叶芝的诗艺并从本地的文化源泉中摄取创作素材时,乔伊斯则将目光转向了欧洲大陆,并试图从戏剧大师易卜生的作品中寻找艺术灵感。然而,更重要的是,乔伊斯的文章引起了易卜生的注意,这位挪威戏剧大师对一位英语翻译说:“我阅读了或者说费力地琢磨了詹姆斯·乔伊斯先生在《双周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写得非常客气。要不是我的英语水平有限,我真想好好感谢这位作者。”^⑤易卜生的及时反应使年方十八的乔伊斯深受鼓舞。他后来对这位英语翻译说,“我要永远记住易卜生的话。”^⑥不久,他用挪威语给易卜生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他对易卜生的敬意,同时也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的创作观点。如果说,帕纳尔对乔伊斯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那么,易卜生则是他早年崇拜的偶像和激励他在文学道路上不断奋进的巨大动力。

1902年,乔伊斯向学校提交了一篇有关19世纪爱尔兰诗人詹姆斯·克拉伦斯·曼根(James Clarence Mangan, 1803—1849)的学士论文。对于向来崇尚欧洲大陆文学的乔伊斯来说,曼根是爱尔兰作家中的佼佼者。他选择曼根作为毕业论文的研究课题,不仅因为这名爱尔兰诗人受到过一部分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的攻击,而且还因为大学生们对他了解甚少。乔伊斯似乎认为自己有责任向国人介绍这位曾备受侮辱且正在被人遗忘的爱尔兰诗人,并对其作出客观与公正的评价。1902年夏天,乔伊斯大学毕业。此刻,他对爱尔兰的政局极为不满,对天主教会深恶痛绝,对国家前途丧失信心。同时,他也清楚地意识到,爱尔兰无法向他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于是,他断然拒绝了学校和家庭让他担任神职的要求,决意离家出走,赴欧洲大陆追求艺术。同年秋天,乔伊斯先在伦敦逗

留了数日,并拜访了叶芝,然后去巴黎攻读医学课程。从此,他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侨居生活。

在欧洲大陆,乔伊斯先后在巴黎、罗马和苏黎世等城市从事文学创作。他曾当过英语教师和银行职员以谋生计。最初几年,他对都柏林作过几次短暂的回访,其中一次是由于母亲病危,还有一次则是对都柏林的一家电影院进行小额投资。1904年6月,乔伊斯与爱尔兰西部的一位农家少女诺拉(Nora Barnacle)萍水相逢,两人一见钟情,并于同年10月赴欧洲大陆。乔伊斯起初在意大利东北部港市的里雅斯特的一所中学担任英语教师,但常常入不敷出,经济拮据。这位眼睛深度近视而又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开始为报章撰稿,发表了不少颇有见地的文章。当他的写作初见成效之后,他变得更加雄心勃勃,几乎同时进行小说、诗歌和戏剧的创作。1905年7月,乔伊斯与诺拉的第一个孩子吉奥吉尔(Giorgio)出世。三个月之后,乔伊斯的弟弟斯坦尼斯勒斯来到的里雅斯特探望哥哥。1905年末,乔伊斯将他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Dubliners*, 1914)的手稿交给一位出版商。然而,该书因涉嫌渎神和诋毁某些爱尔兰政客与神职人员的名誉而遭到拒绝。在与出版商交涉的同时,他继续奋笔疾书,撰写自传体长篇小说《斯蒂芬英雄》(*Stephen Hero*, 1944)。与此同时,他在诗歌方面也一试身手,先后完成了两本诗集:《室内乐》(*Chamber Music*, 1907)和《每一便士的苹果》(*Pomes Penyeach*, 1927),前者收集音乐诗36首,后者包括抒情诗13首。

当乔伊斯与家人在欧洲大陆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时,他的创作生涯也同样坎坷不平。1907年,他的女儿露西娅(Lucia)出世,这使他的生活更加拮据。正如乔伊斯在给一位出版商的信中所说:“我靠80英镑的年薪艰难地生活并抚养了